



被时光养成的习惯

◎山蒙

我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养成了一些新的习惯,和年轻时不太一样了。

狭路上碰到迎面来人,我会不由自主地靠边,让路而行;人多的时候,不会再与人争电梯,宁愿等下一趟,或走楼梯当作健身。曾经喜欢热闹和应酬的我,现在可去可不去的饭局,一律不去,不熟悉的人,没兴趣便不去套近乎。下班爱回家,更喜欢安静地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

越发不惧独处,宅家的时间明显增多。时下三伏天,我闲时就坐在阳台的茶桌旁,守着一壶茶,眺着天色晚看云,坐等风来,静闻

翻书声。越发关注健康。养生先养心,心静则身安。年轻时我喜欢熬夜,有过20多年晚睡的习惯,现在虽然还没能做到早睡,但一定在晚上12点前上床,不看手机不看书。

当然,我也不是只宅家不出门,我钟情定点旅游,放松身心是生活必选项。爱和家人同去,专挑人少的地方、小众的景点。远的就直飞过去,近的就自驾去,尽量不折腾,不暴走,不为打卡刷屏,更重休闲体验。有个黄金周,网红景点热闹非凡,我专门找了一个千亩茶园,人少景美,我和妻在山水茶香间过了一个安逸的假日。与年轻时相比,最大的变化是变得淡然宽

心,用个时髦的说法,是与生活达成了和解。原谅了爱人的唠叨,原谅了孩子的调皮;不再介怀别人的看法,不再介怀好友的远离;不再紧盯别人的收获,不再预支未来的烦恼;不再惋惜某些错过失去,不再得意那些成功拥有。现在的我,以简单为好,家居简洁,不断坚定着清减身外之物的想法。在为生活做减法之余,我也在为情感做加法,尤其是亲情的分量在加重,陪伴家人成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。

被时光养成的习惯,与一个人的经历变迁、心态变化有关。中年的我,更想活出一个真切、通透、健康的自己。

少年的县城

◎李晚

那时我对县城充满迷恋,做梦也在县城马路上游走。梦里,我在马路的步履也是高一步低一步,远没有我走在乡下田埂上那么自信,好比拉二胡的弹钢琴,有一种找不到节拍的慌乱。

县城,对于一个乡间少年来说是自卑的。县城的霓虹灯,它对一个少年闪烁着高贵的光芒,县城不高的高楼,恍若矗立在云端。

县城里住着我亲戚家,就是我表姨家。表姨是我爸爸的表姐,大脸盘、双眼皮、微胖,一看就是有福之人。表姨确实有福,表姨父是县城一家企业工会主席。有一次,表姨和表姨父来乡下,给我家搬来了整整两大箱肥皂,吓了我奶奶一跳。表姨父摆摆手说,小事儿,小事儿,厂里工人的福利品。那时,正值乡下稻子成熟,表姨父背着双手气宇轩昂地去稻田巡视,遇见劳作乡人,表姨夫就问候:“你们辛苦了啊!”

我9岁那年冬日的一个星期天,我的一个篾匠堂叔去县城卖竹编品,就是篾箕、簸箕、竹锅盖那些工艺品。堂叔对我妈说:“弟媳,侄儿今天去县城陪我买东西,也顺便去老表家走走。”我妈答应了。

临走前,我妈再三叮嘱,去表姨家,要懂礼节,不该说的话不说,吃饭时不要猪拱食一样把头埋在碗里,嘴巴还发出吧唧吧唧响。我点点头,满口答应。

徒步3个多小时的山路,乘坐水上小客船过江。我个子矮小,堂叔同售票员讲价,我这侄儿身高还不到1米2,半价行么?长辫子的售票员略微抬头望了望我说,我没看到坐船也要半价的文件。堂叔再次问,能半价么?售票员发脾气了:“到底买还是不买,不买的话你们游泳过江到县城去。”堂叔不再吭声,他买了两张票。

小客船在江中央鸣笛,江雾正浓,堂叔突然打了个冷噤,腿直晃。堂叔叹了口气,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:“侄儿,你要发愤读书,今后要来县城谋一个工作,我到时来县城,也有一个歇脚的地方。”我对堂叔说:“叔,我会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”堂叔突然面对江水,哈哈大笑。

在县城巷子里的市场,堂叔摆上竹编农具。他耷拉着小脑袋傻等,也不吆喝一声。一位提着菜篮子的富态妇女把篾箕提起来反复看后,冷冷地问:“咋卖?”堂叔闷声闷气说,你随便给。妇女报价:“1块5角钱。”堂叔说:“行。”于是成交。那妇女掏钱后正要迈腿走,突然抽了抽鼻子说:“哎呀,啥子酸臭味,好难闻。”她捂着鼻子匆匆离开。我见堂叔的小脑袋往脖子里面直缩,一会儿后他问我:“侄儿,你不是快闻到了?是我身上发出的臭气。”我抽了抽鼻子说,叔,我没闻到。

快到中午了,还有两只篾箕没卖掉,堂叔说:“不卖了,留给你表姨。”于是我和堂叔穿过巷子过马路,直奔马路。在巷子与马路交叉路口,我看见一名少年背着关公大刀,旁边一个男人牵着一只红鼻子猴子。少年眼睛里露出忧郁的光,中年男人眼神空洞。堂叔说,出来卖艺的。堂叔又叹气说,那个娃儿好小哦,就出来闯江湖了。

马路上灰尘滚滚,有货车按着喇叭飞驰而过。马路边电线杆上,站满了密密麻麻的鸟儿,它们叽叽喳喳叫着,听起来显得七零八落,没有乡下树林里那么婉转悦耳。堂叔说,说不定就是我们老家乡下飞来,何必来城里赶热闹。

表姨的家,在巷子里的黄葛树边。粗壮黄葛树,盘起根须爬满墙壁,远远望去如巨爪攀爬。表姨说,来得正好,马上就要吃饭了。表姨父正躺在藤椅上看《参考消息》报,我弯下腰隐隐约约看见某卫星坠落于加拿大的新闻字体。我很好奇,起身说:“姨父,给我看看。”表姨父迅速把报纸一下挪开说:“小娃娃,看这种报纸是需要级别的,你还不行。”堂叔赶紧打圆场说,是的,是的。

我和堂叔在表姨家吃完了饭,告辞回家,表姨也没留客。她说,乡下忙,是该早点回去。在一条巷子里,只见电线杆上挂着一处叫“顺全澡堂”的醒目招牌,堂叔顿时来了精神:“侄儿,我们在城里吃了饭,还得在城里洗一次澡。”我连声答应,要得,要得。

我和堂叔脱掉长裤,来到热气袅袅的大澡堂。我和堂叔站在喷头热水下,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赤身裸体的堂叔,那年他52岁。我看见,堂叔的身子,根根骨头快撑破瘦瘦皮囊了;我看见,堂叔后脖子上,有一个凸起的大肉瘤,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匍匐在土地上长期劳作劳伤压迫所致;我看见,堂叔老南瓜一样的小脑袋在雾气中左右晃动,他抬手换左手在脖子上上上下下下来来回回地搓洗;我看见,堂叔在自己身上搓啊搓,搓成的泥在身子骨上形成蚯蚓爬动的形状;我看见,堂叔仰头、张嘴,他喝下几口喷头下的热水,腮帮子颤动不已,堂叔在洗嘴洗牙,尔后低头,“哗、哗、哗”地朝澡堂地板上吐下。

我和堂叔出了澡堂,他那破成窟窿的棉裤里似乎还冒出啾啾的热气,回来路上,堂叔嘴里不停地哼着什么歌。“这次进城洗澡,洗安逸了,身上也没啥怪味了。”堂叔说。

我18岁那年,到县城工作了,患肺癌的堂叔已离世。堂叔,我多想请你在县城洗一次澡,吃上一顿饱饱的回锅肉。

当年少年眼里的县城,而今早已成长为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。但归来已不是少年,中年男人油腻的心,那老去的故土村,成了他在城里的袅袅乡愁。

名家名句

▲所谓“聊得来”的含义其实是:读懂你的内心,听懂你的说话,与你的见识同步,配得上你的好,并能互相给予慰藉、理解和力量。
——铁凝

▲太阳未出时,全世界都像是一个梦,唯有月亮是真实的;太阳出来后,全世界都真实了,唯有月亮像一个梦。
——李娟

▲读而未晓则思,思而未晓则读。
——朱熹

▲凡是较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,毫无例外地都是利用时间的能手,也都是决心在大量时间中投入大量劳动的人。
——华罗庚

▲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如意,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和别人相比。不看别人,只看自己是否有获得,那么幸福感每天都是满满的。
——刘同

▲一个人倘若只有外在生活,没有内心生活,他最多只是活得热闹或者忙碌罢了,绝不可能活得充实。
——周国平

我至今记得,多年前有次在江西师大附近的小店吃凉粉。南昌夏天极闷热,且早晚温差小,白天有多热,晚上仍有多热。到夏天,街边各种凉粉、刨冰店,顾客盈门。那次我和朋友就在师大对面一间小店叫了两碗冰凉粉。之所以印象深刻,是因为我平时很少在外吃凉粉,也许是因为觉得没有凉粉能比父亲做得好吃。

故乡浙江金华兰溪的凉粉与南昌做法不同,或准确地说,配料不同。每至夏天,父亲常在家做,将超市买来的黑色盒装凉粉原料,或是白色的番薯淀粉,按比例调好水,倒进锅中煮。关火冷却成凝固状后,父亲便用水果刀把凉粉划成工整的小块。

做凉粉前,父亲会提前用薄荷叶煮一锅水,放进冰箱。等凉粉冷却后,将凉粉盛进浅绿的冰薄荷水中,加几勺糖,还有一勺必不可少的陈醋。若是用番薯淀粉制成的白凉粉,便添米醋,以保持其晶莹剔透。

一碗凉粉下肚,暑热消退不少,听父亲说起他心心念念的故乡。在兰溪小城,他童年做凉粉的食材是木莲粒,别名“木莲”。用纱布包起晒干的木莲籽粒,在井水中揉捏,直到水变黏稠。等黏稠的汁液自行凝固成糊状,以沸水烹

熟,以井水冷却。“老一辈金华人都知道,莲花井边的凉粉,清凉爽口,是夏天最难忘的美味。”父亲说。

无论黑凉粉,还是白凉粉,因着那勺醋,都有着独特的兰溪风味。这味道,是夏季的味道,也是故乡的味道。我从小吃到大,以至于在外吃未加醋的凉粉时,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而南昌的亲友也惊讶——凉粉竟然要搁醋,味道会有些奇怪吧?

去年父亲因腰椎间盘突出,出院后卧床,一直未完全恢复,不能久站,厨房的活儿也停了下来。暑假时,儿子有次说起想吃凉粉,我便叫了个外卖,凉粉里加了椰浆、蔓越莓干之类,据说是升级版凉粉,可吃着有些腻,不及父亲做得那么“像”凉粉。之前看父亲做凉粉很轻松,我去超市购了盒

凉粉的味道

◎陈蔚文

粉,自己做才发现并不轻松。水和粉的比例要适中,过稀或过稠都会影响凉粉的口感,好容易做成一锅,用刀划开,也不及父亲划得那般工整,而是七零八落。盛入碗内,又发现薄荷水忘记提前放进冰箱。

手忙脚乱中,突然意识到许多的习以为常,都是因有了父母的承担。还想起每年暑假,父亲都会送我儿子爱吃的梅干菜饼来,这也是兰溪家常美食。梅干菜是父亲用新鲜“落汤青”(金华特有的一种菜)蒸晾自制的,擀面,摊成极薄的饼,细火慢煎,一张张金黄酥脆。

这个暑假,快满十八岁的儿子表示要下厨房,我非常支持。我建议他先学做凉粉,一定得让外公尝尝,看是否能做出外公从小吃到的熟悉味道。

不可忽视的“例外”

◎李伟明

城市斑马线上,一群行人正在有序穿过道路。忽然,一辆小车发疯般冲过来,瞬间截断人流,数名不幸者直接被撞飞,有的在空中打了几个转才掉落在地。

这个惨绝人寰的镜头,若非在视频上真实呈现,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在网上查了一下,类似的惨剧居然在多个城市上演过。我不知道自己看到的视频是哪个城市的——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,我愤怒的是竟有这等恶毒之人。

斑马线是原始意义的安全通道,在城市道路,行人走在斑马线上,按理说有安全感的。但这只是通常情况下,若是遇到不按套路出牌的司机,不管是技术问题,还是情绪问题或其他问题,他们在斑马线给行人带来的危险,便反而可能超过其他地方。因为在斑马线上,很多人也许是放松状态的,比如在别处横穿马路往往更大意些。

如果大家守规矩,斑马线当然是安全的,但只要冒出一个不正常的驾驶人,斑马线就谈不上绝对安全。因为这种“例外”的存在,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过马路,行人都要靠提高警惕,千万不要以为有了相应的设施和制度就万事大吉。车来车往处,马路杀手随时可能出现,真正的安全恰恰需要人们随时保持安全意识。

何止是过马路的问题,世间万事,都有必要考虑到“例外”因素。推行某个措施或者出台某项政策,如果想搞“一刀切”,一定要考虑到某些特殊情况,并视情节开出一道口子。比如经济活动中,收款方为求高效便捷,取消现金交易,要求付款方扫码支付。这个时候就要思量,虽然当前微信使用者巨多,但并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程度,有些农村老年人不怎么使用微信,取消现金交易,他的生活或将受到影响。此外有些地方为了环境美观,要求农村拆除土坯房,房子墙体统一装饰成某

种风格。这时就要探讨,有些土坯房可能有保留的价值。

“例外”是一种客观存在。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有个情节:黄眉僧被少年慕容博一指戳中左胸,按理说应当毙命当场。慕容博也以为大功告成,没想到,黄眉僧的心脏偏右而不偏左,他因此侥幸死里逃生。这种事情倒不是作者瞎编,据说,医学上确实有内脏反位的情况,还不仅仅是心脏的问题。甚至有的人天生就多一根手指头或少一个脚趾头之类的,所以,在设计生活用具时,便要充分考虑这些。现在很多公共场所开辟了残障人士通道,一些服务行业专门针对某种特例推出个性化服务,这就是一个进步。

不考虑“例外”因素的人,很容易进入认识误区而不自知,哪怕是博学如苏东坡,也犯过这种小错误。有典故说,有一天,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,见他的书桌上有一首尚未写完的咏菊诗:“西风昨夜过园林,吹落黄花满地金。”苏东坡看了,心里发笑,认为菊花耐寒,不可能被吹得满地都是,反正他没见过这样的场景,于是续了两句:“秋花不比春花落,说与诗人仔细吟。”王安石看到后,知道苏东坡自以为是,便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

苏东坡在黄州住到秋天,某日看到菊花纷纷落地的情景,这才醒悟自己错了。

我有一年冬季去登山,偶遇杜鹃在高山盛开,甚觉惊奇,后来,再登了几座高山,发现这种情况还不少见。如果没有这次经历,看到谁写文章说冬天在山上看到杜鹃花,难免认为他是在胡说。其实,多些生活阅历,打破惯性思维,举一反三,触类旁通,就可能自觉防止中了“经验主义”的招。

人生有限,世事无常。简单看问题,难免有疏漏,把事情做周全,需要我们拥有全局视野、系统思维,随时注意到种种“例外”。只有这样,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一次次“意外”。



茶「品」

◎黄小舟

我一直以为,人们喜欢品茶,是因为茶有回甘。当茶入口时,开始尝到的是苦味,但慢慢地,便有了回甘。直到有一次在朋友家品茶,我对茶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朋友泡好一杯茶,放在我的面前,还没有等我端起茶杯,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茶香,那茶香随着我的呼吸,沁入肺腑,给我一种清爽通畅之感。朋友说,茶有苦味,但它散发出来的却是茶香,可谓“苦自己,香别人”。这句话让我回味与深思。

朋友说茶“苦自己,香别人”,这不正是一种茶“品”吗?是茶的一种优秀品质啊。原来,茶有回甘,是因为茶在“苦自己,香别人”中以苦为乐、以苦为甜啊!而生活中,有一种人也似这茶,也让我有一种深深的敬佩。

人们喜好品茶,其中一个原因是茶“品”好。品质好,人们才乐意与之交往,以之为友,茶如此,人亦如此。

